

人間詞話

王靜安先生著

人間詞話

詞以境界爲最上。有境界則自成高格，自有名句。五代北宋之詞，所以獨絕者在此。

有造境，有寫境，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。然二者頗難分別，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，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。

有有我之境，有無我之境。「淚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秋千去。」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

鵲聲裏斜陽暮。『有我之境也。』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『寒波澹澹起，白鳥悠悠下。』無我之境也。有我之境，以我觀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。無我之境，以物觀物，故不知何者爲我，何者爲物。古人爲詞，寫有我之境者爲多。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，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。無我之境，人唯于靜中得之。有我之境，于由動之靜時得之。故一優美，一宏壯也。

自然中之物，互相關係，互相限制。然其寫

之于文學及美術中也，必遺其關係限制之處。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。又雖如何虛構之境，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，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律。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。

一境非獨謂景物也，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。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，謂之有境界。否則謂之無境界。

「紅杏枝頭春意鬧，」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。「雲破月來花弄影，」著一弄字而境界

全出矣。

境略有大小，不以是而分優劣。「細雨魚兒出，微風燕子斜」何遽不若「落日照大旗，馬鳴風蕭蕭」？「寶簾閒挂小銀鈎」何遽不若「霧失樓臺，月迷津渡」也？

嚴滄浪詩話謂「盛唐諸公唯在興趣，羚羊挂角，無跡可求。故其妙處透澈玲瓏，不可湊拍，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水中之影，鏡中之象，言有盡而意無窮。」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亦復

如是。然滄浪所謂興趣，阮亭所謂神韻，猶不過道其面目，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爲探其本也。

太白純以氣象勝，「西風殘照，漢家陵闕」寥寥八字，遂關千古登臨之口。後世唯范文正之漁家傲，夏英公之喜遷鶯，差足繼武，然氣象已不逮矣。

張皋文謂飛卿之詞深美閎約，余謂此四字唯馮正中足以當之。劉融齋謂飛卿精豔絕

人，差近之耳。

「畫屏金鷓鴣」飛卿語也，其詞品似之。
「絃上黃鶯語」端已語也，其詞品亦似之。正
中詞品，若欲于其詞句中求之，則「和淚試嚴
妝」殆近之歟。

南唐中主詞「菡萏香銷翠葉殘，西風愁
起綠波閒」大有衆芳蕪穢，美人遲暮之感。乃
古今獨賞其「細雨夢回鷄塞遠，小樓吹徹玉
笙寒」故知解人正不易得。

溫飛卿之詞，句秀也。韋端己之詞，骨秀也。
李重光之詞，神秀也。

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，遂變
伶工之詞而爲士大夫之詞。周介存置諸溫韋
之下，可謂顛倒黑白矣。「自是人生長恨水長
東，」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間，」金荃浣花
能有此氣象耶？

詞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故生于深
宮之中，長于婦人之手，是後主爲人君所短處，

亦即爲詞人所長處。

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，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，愈變化，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。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，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，李後主是也。

尼采謂一切文學，余愛以血書者。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。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。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戚，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，其大小固

不同矣。

馮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，而堂廡特大，開北宋一代風氣，與中後二主詞皆在花間範圍之外，宜花間集中不登其隻字也。

正中詞除鵲踏枝菩薩蠻十數闋最煊赫外，如醉花間之「高樹鵲唧巢，斜月明寒草，」余謂韋蘇州之「流螢渡高閣，」孟襄陽之「疏雨滴梧桐，」不能過也。

歐九浣溪沙詞「綠楊樓外出秋千，」晁

補之謂只一出字，便後人所不能道。余謂此本于正中上行杯詞「柳外秋千出畫牆」，但歐語尤工耳。

梅舜俞蘇幕遮詞「落盡梨花春事了，滿地斜陽，翠色和煙老。」劉融齋謂少游一生似專學此種。余謂馮正中玉樓春詞「芳菲次第長相續，自是情多無處足，尊前百計得春歸，莫爲傷春眉黛促。」永叔一生似專學此種。

人知和靖點絳脣，舜俞蘇幕遮，永叔少年

游三闋爲咏春草絕調，不知先有正中「細雨濕流光」五字，皆能攝春草之魂者也。

詩兼葭一篇最得風人深致。晏同叔之「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，」意頗近之。但一灑落，一悲壯耳。

「我瞻四方，蹙蹙靡所騁，」詩人之憂生也。「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」似之。「終日馳車走，不見所問津，」詩人之憂世也。「百草千花寒食路，香車繫在誰家樹」

似之。

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：「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。」此第一境也。「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爲伊消得人憔悴。」此第二境也。「衆裏尋他千百度，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。」此第三境也。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。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，恐晏歐諸公所不許也。

永叔「人間自是有情癡，此恨不關風與

月，直須看盡洛城花，始與東風容易別。」於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，所以尤高。

馮夢華宋六十一家詞選序例謂淮海小山古之傷心人也，其淡語皆有味，淺語皆有致。余謂此唯淮海足以當之。小山矜貴有餘，但可方駕子野方回，未足抗衡淮海也。

少游詞境最爲淒惋，至「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裏斜陽暮」則變而淒厲矣。東坡賞其後二語，猶爲皮相。

「風雨如晦，鷄鳴不已。」山峻高以蔽日兮，下幽晦以多雨。霰雪紛其無垠兮，雲霏霏而承宇。「樹樹皆秋色，山山盡落暉。」「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裏斜陽暮。」氣象皆相似。

昭明太子稱陶淵明詩跌宕昭彰，獨超衆類，抑揚爽朗，莫之與京。王無功稱薛收賦韻趣高奇，詞義晦遠，嵯峨蕭瑟，真不可言。詞中惜少此二種氣象，前者唯東坡，後者唯白石，略得一二耳。

詞之雅鄭，在神不在貌。永叔少游雖作豔語，終有品格。方之美成，便有淑女與倡伎之別。美成深遠之致，不及歐秦，唯言情體物窮極工巧，故不失爲第一流之作者。但恨創調之才多，創意之才少耳。

詞忌用替代字。美成解語花之「桂華流瓦」，境界極妙，惜以桂華二字代月耳。夢窗以下，則用代字更多。其所以然者，非意不足，則語不妙也。蓋意足則不暇代，語妙則不必代。此少

游之「小樓連苑綉轂雕鞍」所以爲東坡所
譏也。

沈伯時樂府指迷云：「說桃不可直說破
桃，須用紅雨劉郎等字；說柳不可直說破柳，須
用章臺霸岸等字。」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，果
以是爲工，則古今類書具在，又安用詞爲耶？宜
其爲提要所譏也。

美成青玉案詞「葉上初陽乾宿雨，水面
清圓，一一風荷舉」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。覺